

新民晚报

长果是我祖籍山东鲁西人氏对花生的爱称。也有河南河北等地老人这么称呼花生,实际中间还缺一个“生”字,应叫“长生果”,口语简化称之为“花生”是现今最普遍口头语,产量能翻一番达到800斤以上呢!我们园艺

万家最爱长果

万伯翱

下默默地生长发育成带壳长形果实,称之为罕见的“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植物。通常亩产400斤左右,风调雨顺、底肥足、好果”,口语简化称之为“花生”是现今最普遍口头语,产量能翻一番达到800斤以上呢!我们园艺

工人为了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通常在两三年幼龄树苗十米行距的果树中间套种,这样花生幼苗因为果树尚矮小,两种植物没有阳光、水分和肥料之争,各自相安成长。花生和豆类一样都会在根茎上生长出根瘤,它能固定空气中流动的氮肥使作物产量能增产百分之十呢!十一月下旬后头霜降过几乎是所有晚秋作物收割入仓后(花生生长期为130天左右),我们就开始收获这种晚秋作物了。这可是个力气活,得用特制的三齿抓钩,抡将起来,一抓钩刨挖下去应能抓住它地下的

密集果实中间,而又不能伤损地下果实,翻过块状泥土就是不掉不散的整整一束花生果实呢!秋收季节不时遇到绵绵雨天,此时从地里拉到场中暴晒的花生需特别警觉气象预报和根据当地经验看到天气转阴欲雨就得再来一次“龙口夺粮”。农工们迅速用铁耙收集场中花生枝蔓堆成大垛,盖上防雨布,天放晴场地干爽时,及时用铁耕抓钩再扒开垛反复晒干,保证花生果不霉不烂,再摘去秧蔓装进麻袋入仓,才能算是“丰产又丰收”了呢!冬闲大雪纷飞不能下地干活时,我们就在屋里剥开长果硬壳,挑选出良种以备来年初夏播种用。

我已经98岁的父亲万里一直都非常喜欢这长生果,在他中南海含和堂家饭桌上常年老四样:五香花生米(或煮或炒)外加一盘自制酱牛肉和豆腐干,还有山东莱芜生产的香肠,全家都和他一起享用起来真是津津有味、美不胜收。我父亲对花生特别情有独钟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他被党中央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冒着风险突破极左樊篱在肥西和小岗村等地实行大包干责任制,那年大旱后反倒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获得大丰收——也包括花生、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在他冬天再视察这些地区时,丰收后的农民早已炒好花生,再三往他军大衣兜里塞满。他十



白云重叠千万仞 (国画) 沈志康



灯下静读作家、记者、“南社”诗人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所著《蒋经国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此书,乃年逾古稀、属龙的影剧演艺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曹雷,不久前签赠的。该书图文并茂,实话实说,颇多传奇佚事,读来情味盎然。曹雷借小她七岁属猪的幼弟景行,合写的《序言》中说:“母亲邓珂云(1916-1991)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记得那年(1941)春节(在赣南),经国先生让勤务兵挑着一担年货,随他大年初一清早踏雪上门拜年,一进门就抱起才牙牙学语的曹雷。”这一含情细节,又勾起我对已故香港资深文化人翁灵文(清光绪帝师翁同龢玄侄孙)在1987年元月12日在香港《东方日报·七星阵》上的《也谈曹聚仁》一文的怀念。翁文说:和曹聚仁相识是在五十年代末,曹正和徐訏(1908-1980,小说家,原名伯訏,浙江慈溪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其描写二战期间中、日、美三国间谍活动的长篇小说《风萧萧》脍炙人口)等办“创垦出版社”时期。“有天我去香港东亚银行楼上有事晤徐訏,正谈着话曹走了进来,徐訏便指名介绍。在这之前,我对曹聚仁的大名早已熟悉,最初是在学校读过他将章太炎大师的讲学记录整理而成的《国故论衡》;还读过他和陈望道等主编的《涛声》《太白》等杂志上的文章。他在复旦、持志、光华等大学担任过教授。这时期他和鲁迅往来频频,在鲁迅现存的手稿中,辑有致曹聚仁信札多篇。抗战军兴,曹投教鞭走上战场,先是报道华北战事,继以中央社特派员身份足迹遍布于东战场。他所写的战地报道生动翔实,对局势发展的判断亦多语中……1950年开始,曹聚仁移居香港,一直是单身一个。他太太邓珂云也是位作家,徐訏曾语人:邓珂云是上海务本女校的‘校花’,曹听了大不以为然地说:‘校花’这种名称,是中西、清心那些贵族女校才有的玩意;务本女中

翁灵文忆谈曹聚仁

宋连庠

从来没有这类无聊的称呼。但曹和邓珂云是师生相恋却是事实,他曾如此自供:‘我的妻子邓珂云是务本女中的学生,我是对她一见钟情……我走上讲台,第一眼看到第二排第三行,坐着这么一位女生,她是我梦中的人,我就开始发痴了’……’

曹雷对我说:“母亲邓珂云1934年在务本女中(今第二中学)读高三,父亲曹聚仁当时是那个班的国文老师。”信哉翁文之述也。又悉:“文革”结束,玉宇澄清,邓珂云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如今曹雷亦薪火相承地被聘为文史馆的馆员;年逾花甲的弟弟曹景行自港回沪后,亦应邀出任新闻综合频道《双城(上海与台北)》节目的主持人,为台海两岸同胞之融通、圆梦,早日实现父亲未竟之遗愿而竭忠尽智。真个是:“有其父母必有其儿女”也。信矣哉!



一位常在央视里出镜的,知名度、知面度都很高的张将军说他月收入一万五,却没见过金条。这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月工资60元的时候,就见过一筐又一筐的黄金。

那是1970年,我与宗寒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冶炼厂劳动。名曰“冶炼”,却没有炉火熊熊,它能把元素周期表中带“金”字旁的大部分金属提炼出来。它炼出的金属要把钢变轻,可以轻得用小手推推动一堆钢;要把钢变薄,坚硬的钢板可以比塑料纸还薄;要耐耐高温,可以耐到多少万度;要能耐低温,可以低到零下二三百摄氏度。如此高贵的金属,它的原料是什么?很简单,是安徽的“烂污泥”。准确地说,是安徽铜陵铜厂炼铜后的下脚料,叫“阳极泥”。下脚料怎么有这么大的价值?因为矿是共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本事的人,就能把这共生的烂泥分离开来,让人们共享、分享。别看

分喜悦地带回这些花生,在省委办公会上分发给各位常委,让大家一起品尝农民丰收的喜悦。

花生因物美价廉又利于储运,更能贫富共享,使之无论中秋时传统的“五仁月饼”,还是国内外航班上或高铁上赠送的“精选果仁”都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宠爱食品。更不用说美味的花生酱更是欧美人士的常年所需了。它的含油量高达50%,且气味清香诱人,色泽透明晶莹的“鲁花花生油”更是受到大江南北百姓所钟爱。

花生米除了生吃时口感略差些,它无论炒、卤、炸、淹、煮、泡时加上多种佐料等等食用法,味道都十分受人青睐。甚至一盘越吃越香的炒花生米就能伴君一瓶美酒,开国总理周恩来佐酒总离不开一盘香喷喷的油炸花生米。

药典上注明:花生米中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含量都很丰富,对人体起着抗老化作用,众所周知花生仁红色裹衣含有多多种维生素并含有使人体创伤出血时有奇特的凝血止血作用,也就是说能制造血小板。医生常对妇女产后乳汁欠足者让她们多吃猪蹄和鲫鱼佐以花生米一起煮熟食之,有明显的滋补气血作用。花生果实含钙量很高也是“天然钙片”,实是童叟生长和抗衰老的补钙佳品。发霉的花生米和花生食品切勿再吃,所滋生的黄曲霉素是极强致癌物。痛风、胃溃疡、肠炎和跌打淤血患者也要少吃或不吃花生米。

许多文学家和唐诗宋词和民间谚语中都对长生果有精彩赞颂,但对现代人的影响莫过于两位近代大作家许地山和老舍分别在1922年和1935年一气

挥就的同名散文《落花生》,都已列为传世名篇。不过小学课本曾选用许氏短小精悍的五百字散文《落花生》,许着重描绘花生的不动声色,不包装、不作秀、没有任何炫耀、朴实无华的品质,更不向人类索取更多的水和肥,只要有足够的阳光,它也没有大红大紫的大朵虚荣花色,只把小小花儿闭了,就把果子默默埋入地下,等到秋后成熟才让人们把它挖出来。老作家许地山谆谆告诉后代:“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的好看的东西。”而老舍先生则用他生动形象的北京地方语言描绘出了落花生是如此——可亲、可爱、可食。老舍先生的亲身体会:这长生果永远是穷苦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可靠朋友!

在从事外销工作的数十年里,我常常走出国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几次出国经历至今难忘,那时国内外物质生活差距大,我又刚参加工作,常常露怯见拙,甚至出丑。

记得第一次出国是1990年末,我和同事受公司委派,参加中国贸促会组织的代表团赴法国举办中国商品展销会,住在巴黎某条地铁终点站附近。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地铁,其实巴黎地铁比现在的上海地铁陈旧、昏暗许多,但线路多达16条。那密如蛛网、恍若天书的地铁示意图看得我们直发蒙,走过不少冤枉路后,终于学会记牢最后那个换乘站的名称。可是有一次,我们钻出地面,却四处打转,找不到住地,原来我们南辕北辙、坐反了方向,去了该线的另一个终点!

那时没有欧元,以法郎换算的巴黎物价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费能力。回国前我们去市内逛街,中午只舍得买个面包充饥,那数法郎的价格也让我心痛不已,更不可能像如今国人那样,到“老佛爷”“巴春”购物了。记得我给自己买了个琥珀色的精美发夹和一条绿色的连衣裙。回家仔细后才发现,发夹的缝里有小字“Made in Madagasca”(马达加斯加制造),裙子内衬也有个标签:“Made in Mauritius”(毛里求斯制造),不禁哑然,又一想,虽不是法国货,好歹也是进口的!

1991年我受公司委派去美国芝加哥参展,美国的汽车文化给我印象很深,因为那时在中国,汽车尚属稀罕品。有次我们乘坐大巴飞驰在高速路上,眼前出现一片波光粼粼的湖面,我忙叫醒身边打瞌睡的同事看美景,哪知等靠近才发现那是个巨大的停车场,无数辆小汽车反射着日光如水面

共生是金

邓伟志

是宝贝,小偷从来偷不偷。如果偷到家,不出三个月定患不治之症。

不过,冶炼厂有一样产品,如果撒到马路上一定引人眼红,那就是黄金。我在冶炼厂劳动好久,都不知道厂里有个炼金车间。快离开工厂时,也许是厂里看我和宗寒两个臭老九“冶炼”得还可以,主动提出让我们参观炼金车间。只是在实验室见过黄金的我,对看炼金有很大兴趣。想不到铜矿里共生着这么多好东西。带队的通知:进炼金车间前,要把自己的衣服扒光,换上工厂里那飘飘然的绸缎衣。为什么穿绸缎衣,没人解释。我们从工人劳动时也穿绸缎衣这一点,猜想可能是因为这衣服里

如果藏一块黄金,衣服就飘不起来了。我们是快下班时进炼金车间的,只见他们一天就炼出了一筐金子。不过因为是电解,金子是“L”形的,排列不整齐,筐里有很多空气。工人说,瓜田李下,厂里的头头不常来。又说:再过几分钟银行的车子就要来了。话未落音,银行的人就来称分量了。临别,银行的人留下条子,并朝我们两个陌生人说:我们在这里就直接进金库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在冶炼厂的日日夜夜,越思越觉得“共生”两字有味道。矿物共生,人与人是共生,中华民族也是共生的。共生是金。共生是共享的前提,共享是共生的必然要求。共生、共享,就不应该是有些人家藏黄金万两,有些人还没见过金条。有差距是难免的,差距过大是不能允许的。加大差距就是人为地制造社会矛盾。



巨人的演说 (油画) 罗天生

一般,让没见过这阵势的我着实汗颜。1992年和两位同事出访东非,我“摊上大事了”:我们从肯尼亚的内罗毕乘火车前往下一座城市,那条铁路是中国援建的众多非洲铁路之一,我们连连赞叹:车子高速而平稳,车厢内整洁宁静。一路上美景如画:苍茫的草地,奇异的树冠,飞跃而过的晚钟,如血的夕阳西沉远山,绮丽的晚霞铺满蓝天。我们看得如痴如醉,直到夜色深沉。去洗漱

间洗漱完毕,我回软卧车厢锁上房门,两位年长的同事睡下铺,我手抓床架和门边的红色把手,用力踏上床边的垫板,打算爬到上铺睡觉,却感到火车突然减速,进而渐行渐止,我跳下床打算看个究竟,谁知有人敲门,打开一看,一位身着制服、佩戴袖章的黑人站在门口,一脸严肃而又彬彬有礼地介绍自己是列车长,然后问我“What can I do for you?”(需要帮忙吗?)“No,thank you.”(不用,谢谢。)

我迷惑不解,“Lady, You pull the emergency handle.”(女士,您扳动了紧急刹车。)

“What?”什么?这时,我才发现红色把手旁的“Emergency Use Only”(紧急制动使用)的字样,顿时满脸涨红,又羞又急地解释自己没有看清,粗心而为之,再三道歉等等。也许是看中非人民友谊的份上,列车长交代我几句后走了,我为自己第一次乘软卧就出糗惭愧了好半天。

20多年里,祖国日益繁荣,地铁、汽车、高铁等不仅已在许多城市普及,“中国制造”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从在国外出丑到向国外出丑,我为祖国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感到无比自豪。

到日本去看望小姑,但那个院子,每家屋门几乎都一模一样没区别,明请看本栏。

从出丑到出丑

张艳阳

20多年里,祖国日益繁荣,地铁、汽车、高铁等不仅已在许多城市普及,“中国制造”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从在国外出丑到向国外出丑,我为祖国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感到无比自豪。

到日本去看望小姑,但那个院子,每家屋门几乎都一模一样没区别,明请看本栏。

20多年里,祖国日益繁荣,地铁、汽车、高铁等不仅已在许多城市普及,“中国制造”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从在国外出丑到向国外出丑,我为祖国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感到无比自豪。

到日本去看望小姑,但那个院子,每家屋门几乎都一模一样没区别,明请看本栏。

灯光

黄惠子

一场雨降下来,天气就稀里哗啦地冷了。屋子里布满灯光,换上棉绒睡衣,质地温软如同这屋灯光的热度。持续仿佛无尽头的冷雨之中,灯光像绿洲一样使赶路的人停顿片刻,朴素的暖意,路途便也有了依存。

天又亮,天又黑,雨过天晴,抑或等来风雪交加,总是要去行经的路。前方未知而遥远,人们脚步匆匆唯恐赶不上一个又一个。但你知道,守得住一屋灯光,才得以延续。

